

古荔园印象

■ 培炎

古荔园,位于粤西高州市的根子镇柏桥岭腰村,是国内关注度颇高的古树荔枝园。早在唐朝就被高力士关注,所产荔枝远送长安成为贡品。

荔枝在唐朝成为贡品,产地争议颇多,众说纷纭。但高力士是高州人,由他开头开通岭南荔枝进贡朝廷的“绿色通道”,倒也合情合理。他应该是第一个向皇上推介家乡荔枝的人。据说高力士便是从这里选了最好的荔枝用竹筒装上并腊封好,然后换马不换人,快马加鞭送到长安。有诗为证,清乾隆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写下了《岭南荔枝词》:“新歌初谱荔枝香,岂独贵妃带笑尝;应是殿前高力士,最将风味念家乡。”

来到根子古荔园,首先要看的不是荔枝树,而是要看入口的两株古菠萝蜜树。村民说那不是普通的菠萝蜜树,是用来拴长安来的驿马的,高力士派来运荔枝的驿马就拴在这两株古菠萝蜜树上。这两株古菠萝蜜树每年都硕果累累,似乎要证明比荔枝产量还高,要尽力吸引游客的眼光。

其实古荔园面积不大,约80亩,却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、历史最悠久、保存最完好、老荔枝树最多、品种最齐全的古荔枝园之一。这些古树历经沧桑,大部分树头中空洞开,树皮虽薄仍撑开主干下连接,并且多数会从树根发新芽,母树与新发芽的树抱成一团,共生生长。

全球已知的荔枝品种有200多个,仅根子古荔园就有近十个,如妃子笑、白糖罂、中华红、白蜡、黑叶、桂味、糯米糍、进奉等。

这里的古荔枝树有90株,平均树龄370年,其中最长树龄有1300多年。加上用来拴马的那两株古菠萝蜜树就有92株古树。这92株古树是镇园之宝。每一株古树都是一把巨型绿伞,下面静卧着一块巨石,刻着树名、品种、年纪、中英文都有。园中还有弯弯曲曲的石板路,从人口分叉延伸到荔枝林的深处,然后

又在园中交汇。这些石板凹凸不平,缺少棱角,踩上去,仿佛能听见唐朝的马蹄声。

从古荔园入口往里走不远就见到“荔王”了。“荔王”是白糖罂品种,虽然树龄不算最长只有800年左右,但树身开杈均匀,枝杆雄健有力,树冠饱满有气度,身上的绿叶团簇飘飘,就像王者身穿披风叉腰而立,顶天立地,确有王者气象。

“荔王”旁边有一株被命名为“虚怀若谷”的古荔枝树,也有800年的树龄。树的头部中间已空了差不多一半,末空部分的树皮顽强生长扭曲成疙瘩,突起结瘤,形状虽然粗糙,但呈现出久经风雨、雷打火烧过后的自信和成熟。

“廿四担”也在“荔王”旁边站岗。“廿四担”是树龄最长的几株古树之一,已有1300年的高龄,树头很大,但已经腐蚀,从腐蚀的头部边沿伸出几支苍劲有力的树根深入泥土,犹如龙爪抓地般扎根大地。据说挂果很多可装满廿四担,故因此而得名。

“虚怀若谷”“廿四担”都是白糖罂品种。

走到古荔园的中间位置,就可以看到主角“天女散花”了。“天女散花”也是白糖罂品种,树龄500年光景,从树根开始就斜着身子向上生长,一边向上生长一边扭动腰肢,伸出的枝丫舒展如仙女的舞裙,丰收时节红果累累,又如天女散花。

总之,每一株古树都因其独特的形态被荔农冠以昵称。譬如,一株从人头高的位置向三百六十度伸出枝丫的,被称为“千手观音”;一株树形似人贸然回头的,被叫“力士回首”;一株树头被雷电咬了一口留下一个大洞的,被称为“别有洞天”……果农起名字,颇有想象力。

古荔园所在的柏桥村,家家户户种荔枝,被誉为“大唐荔乡”。据传,当地种植荔枝始于隋朝。在唐朝,这里的荔枝成为贡品,因此,根子古荔园的灵魂属于唐朝,从此,“大唐荔乡”声名远播。古荔园旁边

有个古荔园广场,里面有高力士、杨贵妃的立像。来到古荔园,你会觉得,风是从唐朝吹来,泥土也带有唐朝的气息,荔枝自然也带有唐朝的味道。

我不敢说这里荔枝是最好吃的,但是我敢说这里荔枝肯定是关注度最高的。在唐代引来长安的关注,在现在则引来全国甚至海外的关注。据导游介绍,每年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过来参观的游客超过30万人次。在荔枝业界有这样一句话,世界荔枝看中国,中国荔枝看广东,广东荔枝看茂名,茂名荔枝看高州,高州荔枝看根子,根子古荔园在荔枝业界是关注点的核心了。

现在的古荔园,柏油路、水泥路铺得平整,路边指示牌也做得雅致,有粤西乡土特色。近年有了露天剧场、荔枝茶座、咖啡厅,还有卖荔枝酒的商铺和吃荔枝鸡的馆子。民宿也多起来。有位大学教授,退休回乡,把祖屋改作民宿,墙上挂满荔枝字画。生意好得很,要提前一月订房。

古荔园的文旅项目也多起来了,除了民宿还有演出。文旅公司的人说,露天剧场准备上演“大唐荔枝剧”,让村民做主角扮高力士、杨贵妃。高力士推销荔枝,杨贵妃唱粤曲《荔枝颂》。

古代快马送长安,如今飞机运五洲。一颗小小的荔枝可以走入文旅作品穿越从唐代到现代,也可以借助电商轻点屏幕连接全世界。若高力士在世,怕也要惊讶。

再过半月,荔枝又熟了。我想带张竹床,到荔枝林里躺躺,听听风声,尝尝古味。在荔枝林里好好享受下那种宁静,好好享受下那种古风。感受一种从唐朝到现在都没有变化的味道,将乡愁放入嘴里慢慢咀嚼,在丰收的笑声里,做一场唐朝的梦。梦里或许能遇见杨

贵妃和高力士,问问他们当年的荔枝,到底甜不甜,保鲜技术是否不如今天。

岭南荔母

■ 崔耀奇

茂名有四大古荔园,位于浮山岭下西南部,相距不远,是连成一片的国内外公认优质的荔枝带。

电白区霞洞镇上河古荔园是其中之一。上河古荔园,位于浮山南麓,琅江北岸。荔园现有368亩,拥有数量可观的古荔。现存最古老的古荔枝树超过1780年,且有五棵:一棵红皮(大造)、一棵“砸死狗”、三棵进奉。当地村民称那棵红皮古荔为“岭南荔母”。

我的家乡在霞洞,霞洞是生我养我的故园。我的同学王清原来是上河村委会主要干部,兼任古荔园园长。基缘于此,我每年要造访古荔园多次;有时与“园长”一起巡园,有时带文友过来采风,荔枝时节回来品荔赏玩。

2020年荔花绽放时节,我受上河村委会邀请,回来考察荔园,提供制作古荔二维码资料。因每年都要为古荔园写些小文,收集、整理古荔园资料,是我乐意而为的工作。经过几天考察探访,让我对古荔园有更多的认识。

园中有棵古荔样貌独特,引起我的关注。这棵老树树皮被掏空,树洞可藏童子避雨,树干受长年风雨吞噬,却依然坚挺,枝繁叶茂,这就是古荔园最古老的树。当时新鉴定树龄信息还没有出来,旁边石碑标记它叫“岭南荔母”,品种是红皮(大造),年代是“隋唐”。

同学告诉我这是“镇园之宝”。这棵古荔,历经雷打电击,枝干虬曲,姿态万千,四周用水泥柱支撑。伸手触摸树皮,粗糙的触感直透指尖,像是缠满了岁月的皱纹。看着这棵饱经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的古树,我仿佛听到了岁月的回声,一下子穿越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冯洗后裔故土冯家村……

不久,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、广东省荔枝分子标签工程技术中心取样进行“碳-14”树龄检测。分析结果显示,“岭南荔母”树龄1780年。这个消息令我大吃一惊,“岭南荔母”的身世比原标记的隋唐年份更早;且园中1780年树龄的古荔不止一棵,还另有四棵——三棵进奉、一棵“砸死狗”。上河古荔园,留存大量1500年左右树龄的古荔表明,它在梁陈隋时代就已形成大荔园;而1780多年的古树,可推断栽植年代属东汉三国时期。

“岭南荔母”得以幸存实属不易。此树果实红艳,故本地人称为红皮,果核细肉结,带有淡淡桂花香味,本地人又称它为桂花果。2022年6月7日我带一些朋友回古荔园品果赏玩,同学拿来工具摘了红皮,进奉请大家品尝。古荔红皮果味道清纯、无



渣,果然有缕桂花香味在唇齿间弥漫,没有其他地方红皮那种酸涩感;进奉古荔果色黄里透红,异常诱人,个头特别大,放进嘴里轻轻一咬,汁液四溢,清甜中隐隐有股兰香在浮动……大家品尝过后赞不绝口,都说要带点回去分享。

说起“岭南荔母”来历,是有故事的。相传三国年代,当地百越人上浮山岭打猎,一路追踪猎物,猎物突然消失在一棵大树背后,只见大树结有鲜红果子。此时正是六月天气,炎热难挡,口干舌燥,猎人随手摘颗果子放入口中,发现果子酸中带甜,舒爽无比,于是回去与村中长老禀报奇遇。大家商量后一起上山,将原生长于浮山深处的野生荔枝引种到沙琅江畔坡地并改良。后来陆续发现引种其他野生荔枝,改良形成霞洞琅江流域的荔枝带、荔枝园。

1978年改革开放后,“岭南荔母”与其他古荔分到村民家中管理。2007年,电白上河古荔园被定为茂名四大古荔园之一,各级领导非常重视,抢救、保护古荔工作走上正轨。我曾目睹同学为“岭南荔母”打点滴,同学说是为古荔加“氨基酸”。2015年后,古荔园由村委会管理保护。

霞浮浮山,丹荔映翠;千年古荔园,今日换新颜!今天的上河古荔园,早已成功申报国家荔枝现代农业产业园,2021年11月被列入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今年清明期间回乡踏青,不忘去探访心中的古荔园。只见每棵树头刚翻过施肥条沟,那些古荔枝繁叶茂,葳蕤生辉,荔果青青,丰收在望。那棵“岭南荔母”,长势喜人,涅槃重生!

又是蝉鸣荔红时。荔枝红了,“5·20”我爱荔。上河古荔园欢迎您!

老荔枝树

■ 卢其生

荔枝年年都有,我却不再是祖母怀中的小猴子。荔枝树下,告别时,再也听不到祖母对我的再三叮嘱,再也看不到她那佝偻的身躯,一只手拄着拐杖,一只手与我告别,荔枝树丫也在微风中摆动。

现在,老父亲在料理着这几棵荔枝树。退休后,父亲和母亲留守老家养老。他很珍爱这几棵老树,时常在电话里和我讨论关于荔枝树的日常。我知道,这是我们与树的交流,与老家的交流。

父亲以专业的态度来探究,如何让荔枝树生机勃勃,硕果累累。对于父亲来说,荔枝树的长势和收成是头等大事。精神上以荔枝树作为寄托,并让身体得到适当的锻炼,这也是我希望的结果。

孩子们也很喜欢这几棵树的荔枝。父亲说这是桂味,好吃的品种。几年前,我从家里的荔枝树嫁接了两棵树苗,种在惠州的房子后面。我也尝试像父亲一样,对荔枝树适时喷药施肥,修剪枝叶。荔枝树去年终于开始挂果了,可是,果子的个头和味道,都明显比不上高州的出品。我时常凝视着小小的荔枝树,除了历经的岁月和身处的时空不一样,其余的,并无两样。

真是略有遗憾。苏轼在《惠州一绝》中有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诗句。试想,当时的苏轼若身处高州,他的体验和感叹将会更加浓烈。每年到了5月份,从包茂高速经过高州,那种满荔枝树的山头,连绵不绝,深深浅浅的红果盖住绿叶,真是甜蜜的海洋。

父亲告诉我,今年荔枝果农收成一定会很好。家里的荔枝树也会硕果累累,压弯枝丫。

真好!等到荔枝成熟的时候,一定带着我的孩子,我的朋友,回到高州,回到老家,坐在老荔枝树下,边摘边吃。

这是我们的“荔枝节”。我想,这种快乐像小时候一样。

荔树遥想

■ 吴咏蔚

地奋力生长着。

树荫下驻足倾听,哒哒,哒哒,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,伴随勒马的一声嘶吼,来人来不及喘歇便双手呈上一捧捧鲜荔。“新歌初谱荔枝香,岂独杨妃带笑尝。应是殿前高力士,最将风味念家乡。”清代两广总督阮元《岭南荔枝词》所言正是远,在长安的高力士,为重温家乡荔枝的味道,极力向皇上和贵妃推介茂名荔枝。“南海荔枝胜蜀者,当时以马递驰,载七日夜至京”,荔枝送至,高力士浓浓的乡愁想必也终于解了半分。果从树上结,那荔枝树把游子那千份万份的想念结在了一起。想不到,这竟然是唐玄宗“置骑传送,辗转千里”,为博杨贵妃红颜一笑背后的起因了。到了现在,多有外出务工者常选荔枝时节回乡,就是为了那份到果园亲自采摘品尝鲜荔的“专属味道”。

好久腾不出时间到廉江看看在“荔枝坑村”的外婆家,因这独特的名字,我猜想过去那里或许栽满了郁郁葱葱的荔枝树,也能在六月欣赏到“灼灼若朝霞之映日,离离如繁星之着天”的盛景吧。荔枝阁村,荔枝窝村、荔枝根村,荔枝山村……茂名也有129个村庄是用荔枝来命名的,可见栽种荔枝种植已然融进了当地人的灵魂里。如今,茂名是世

界最大的连片荔枝生产基地,面积和产量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,中国的四分之一,广东的二分之一,于是便有“世界荔枝看中国,中国荔枝看广东,广东荔枝看茂名”的美誉。当想到全球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,作为一个爱茂爱乡之人,又怎么能不为之自豪呢?

如今,像“汉俚同根”这样的荔枝树还有千棵万棵,它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挂果采摘,还是“荔乡”茂名的根脉和文脉,让一座座村庄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白墙灰瓦斜顶小楼鳞次栉比,让荒芜之地已绿荫连片阳光点缀其间,让颠簸狭窄的泥路变宽阔整洁的沥青路……在荔枝产业链党委的带动下,荔枝特色种植业蓬勃发展,荔枝树已然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树、幸福树,是茂名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,带给了人们无限浪漫而美好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倚靠在荔枝树下,我看到辛勤劳作的汗水在奋斗中闪光,洋溢朝气的面孔在希望中跃动,“新质生产力”的种子在每个角落落地生根。荔果将红岭南岸,每个“荔乡人”都是“共同富裕”这棵苍天大树的栽培者,凝心聚力,鼓足干劲,再添一抔土,再施一把肥,丰收的暖风将吹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。

也红

◎ 小说连载 ⑩

■ 阿明

第五十二章

-1-

李沁倚仗身份,原以为能在这些年轻女孩面前为所欲为。谁知今日却踢到了铁板——在他企图对其中一个叫好姘的女孩动手动脚时,对方竟猛地咬住他右小臂,生生咬下一道血淋淋的牙印。

“啊!”李沁痛呼出声,还未及反应,好姘已挣脱桎梏夺门而出。别的女孩见状纷纷紧随其后,顷刻间人去楼空,只余一片狼藉。

“哎呀!李市长,您这伤……”刘薇薇战战兢兢凑上前来,关切的话未说完便遭劈头盖脸一顿迁怒。司机小金慌忙架着暴跳如雷的李沁赶往医院,才总算止住了这场荒唐的闹剧。

李沁捂着还隐隐作痛的右臂,一脸阴沉沉地走出医院。此时,腰间的寻呼机突然震动其后,他烦躁地掏出一看,是蓉蓉家里的号码,只得铁青着脸折返医院急诊室,借用前台电话拨了过去。

“蓉蓉,什么事?”他压着火气问。电话那头传来蓉蓉带着哭腔的急促声音:“宁宁和囡囡……发高烧了,你快回来——”

心头一紧,李沁顾不得右臂伤口的疼痛,大步并作两步钻进车里,厉声催促小金:“快!去江景花园!”

黑色轿车在夜色中风驰电掣。刚驶入负一层车库,不等车子停稳,李沁就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。“你在这儿等着——”他匆匆丢下一句,“两个孩子发高烧,待会儿可能还要送医院。”话音未落,人已经冲向电梯间。

可万万没想到,当他气喘吁吁地推开四栋801室房门时,迎接他的竟不是蓉蓉那张梨花带雨的娇颜,而是一个黑洞洞的枪口。

“别动!”枪口冒着冷气直抵李沁的脑门,蒙面大汉压低嗓音威胁道,“老子只要钱不要命,识相的就赶快拿十万出来!”

李沁浑身一僵,被吓得直打哆嗦,手里的公文包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。他强作镇定,颤声哀求:“钱好说……我老婆孩子呢?”歹徒冷笑,枪口指向虚掩的卧室门。

其实,这位蓉蓉哪里是李沁真正的“老婆”,不过是遭他强娶豪夺的同居人罢了。

李沁明媒正娶的妻子名为田慧,虽长得其貌不扬,却是市政府组织部原部长家的千金。毕业后分配到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的李沁,凭着不错的外表和会来事、勤表现,得到了正在为女儿物色如意郎君的组织部田部长的赏识。适逢千部年轻化、田部长用心“培养”李沁,不仅招他为女婿,更在背后全力助推他在短短几年内,从一名普通科员连连高升至今天的副市长之职。

而李沁和蓉蓉的这段孽缘,则始于李沁任职团市委书记期间。他在一次视察青少年宫时被舞蹈老师蓉蓉的美貌吸引,后经多年软磨硬泡,蓉蓉终究没能抵住他的攻势,成了笼中金丝雀。

那段日子,李沁以“工作忙”为由,频频

夜不归宿,实则在外与蓉蓉厮混。不久,蓉蓉怀孕,剖腹产下一对龙凤胎,李沁欣喜若狂,向张松东要了江景花园这套四居室安置她们,还雇来两个保姆住家伺候。

蓉蓉过上了阔太生活,天天珠光宝气地招摇过市,却不知早已被小区保安孙某盯上。这孙某是个瘾君子,年前因吸毒被物业公司开除,走投无路之下,竟拉上表弟谋划入室抢劫,从而造成了李沁眼下此般狼狽的境地——

当他被蒙着脸的孙某,以枪口抵着背推入婴儿房,原本虚掩的房门一打开,便见第一名蒙面大汉正持着一把足有半米长的弯刀,抵在蓉蓉的脖颈处。两个保姆瑟缩在墙角不敢吱声,而宁宁和囡囡已床上昏沉睡去。

看到李沁走进来,无奈又恐惧的蓉蓉瞬间泪如雨决堤,嘴唇颤抖着但发不出声音。

掌握了场面状况,李沁迅速冷静下来,大脑飞速运转:这两个劫匪若真只为求财,十万块对他来说不算什么,破财消灾也罢,今天权当自己倒霉。但他也是个会算计的,转念想到,如果自己答应得太爽快,难保这两个亡命之徒不会坐地起价。况且让他们轻易得手的话,只怕会食髓知味,日后变本加厉。偏偏这事,他不敢声张,更不能报警,实在后患无穷。

他确信蓉蓉不会透露他的副市长身

份,但江南市有句老话:老虎入村问土地,贼佬入屋问隔邻。这俩歹人是否事先踩过点?是否摸清了他一家的底细?想到这里,他换上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,唉声叹气:“大哥啊,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,手头哪拿得出十万现金?给您三万行不行?”

持枪的大汉眼神一凛,弯腰捡起地上的公文包。拉开拉链的瞬间,两捆崭新的百元大钞赫然入目。“好你个奸商!”他狞笑着晃了晃那包钞票,“不老实是吧?这叫没现金?”

李沁瞪大了眼,这才想起包里装的是卢国容送来的二十万“谢礼”——前日,他刚把人提拔为教育局副局长。电光火石间,他已然换上痛心疾首的表情:“大哥明鉴啊!我是做水果生意的,昨天刚跟新疆老板签了哈密瓜订单,这二十万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货款啊!”说着竟挤出两滴眼泪,“这可是我们全家老小的活命钱……”

这番卖惨的戏码虽写在眼里,反倒叫蓉蓉看进了心里。她望着李沁逼真的演技,忽然意识到:恐怕平日里那些甜言蜜语,也不过是这般信手拈来的谎言吧?

“少废话!”姓孙的劫匪厉声打断,朝同伴使了个眼色。他表弟便立即从帆布袋里掏出麻绳和胶带,将李沁四人捆得结结实实,并逐个以胶带封嘴,扣在墙角处。

随后,这对劫匪兄弟如入无人之境,转战到蓉蓉的卧室里翻箱倒柜。首饰盒被倒了个底朝天,梳妆台抽屉全部拉开,连床头柜夹层都被摸了个遍,把搜刮到的金银首饰,连同那包二十万的现金全都收入囊中,他们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。

待到下半夜,一直留守车里等候的小金,因久不见人下来,寻呼机也始终静悄悄的,越琢磨越不对劲,终于忍不住乘电梯上楼查看。推开801室未掩实的大门,小金试探着喊了声“老板”,回应他的是从婴儿房里传出的“呜呜呜”求救声……

这个春节对李沁来说“祸”不单行,而他的老同学龙涛明同样备受煎熬。

得知张老师猝然离世的消息后,龙涛明恨不能给自己插上一双翅膀,第一时间飞到韩小倩身边——哪怕只是紧紧抱住她颤抖的身躯,用无声的拥抱传递些许温暖和力量。然而市里的一道禁令将他困在了原地:禁毒专员被投毒致死一案紧急调查中,所有涉案人员所在单位全员三日内严禁离开江南市。

于是连续几日,龙涛明将自己锁在办公室,食不知味。前两日岳太送来的饭菜几乎原封不动,今日换作刘方送餐,他依然只是机械地扒拉几下便搁下筷子。

看到走进办公室,准备替他收拾餐盘的刘方,龙涛明突然想起保卫科科长刘宏宏中毒昏迷前,曾拜托过自己做媒一事,便状似随意地问道:“刘主任,听说刘宏宏科长中毒的事了吧?”

“今早刚听说。”刘方神色如常地整理着餐具,“大家都说他命硬,同会的其他人都没了,就他死里逃生捡回了条命。”

龙涛明目光微闪,继续试探:“你们是高中学?”

刘方当然点头:“是呀,不过平时往来不多。”她的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,连手上的动作都没有丝毫停顿。